

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无以異于群有司必使之一听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将无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无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

以謂與尔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吾權以挾之久而不还以為已私利則吾将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

竊

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
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
間而吾死以制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
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盡恭致禮而至
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无罰夫惟君致禮則
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為天子之
權欤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
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
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无有以制之

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
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
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
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
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疊疊則數見
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
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无忌也嗚呼與
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
去我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

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相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論二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克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

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
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
之功著矣懷恩之恃_已功犯上自敵以下誰
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
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
較理則彼戎狄也其秉氣而亮悖蓋將亡也
是其料懷恩于日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
無與二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
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

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
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
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
臣如是天下_已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
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拚矣人有
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
殺莫或能問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_已听之載
惡_已甚誅_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
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罷固矣柳伉一言

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
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
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
驚上下歡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
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為所以能保國而安
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
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

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
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
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
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
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管子有言}萬也攻堅則
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

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
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
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

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
於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
日久矣危亡之机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
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
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机察其時一舉而滅之
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
效順矣此無它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
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
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

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
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
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
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旁必
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
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
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

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
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
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
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
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
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
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无幾人然則文帝
之待大臣亦有息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息者
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

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于文
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
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
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
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
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
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
習豈能帖然無毫厘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
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姆之提嬰光

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
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勅之心哉視前
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君功邀君驕蹇放縱之
所至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
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
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
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
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
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息亦深

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
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
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
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
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
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為霍光痛心哉
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
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
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

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
誰為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
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
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
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
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
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也矣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恣恣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

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
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
知人者不覩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
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
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
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
士其用之也必有象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
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為長者而
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

跽不可也求其無奔跽可矣得偶馬而愛之
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
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
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
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
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
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
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
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
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
苟其形若難制而慢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
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
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強項
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
意于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
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
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
矣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亡甚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
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
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
蓋其國輕之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
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
鯁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
之鱸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
之輕也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

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

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

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且**雖存大盜拱手奉之矣

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

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

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

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

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
侯不敢侮焉此以名節為重也齊桓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
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為敵也郭

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
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
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為
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
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
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
之亡也司馬師**戮**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
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
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听者彼惟

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胷中而無有
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温才過一時卒
皆不臣刘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
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
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
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
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
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
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

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
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
矯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
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抑之哉
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
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
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
所謂德也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
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
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
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
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
用之樸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
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
謂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國
者蓋察諸此矣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
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
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
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
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
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
多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
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
安史健虜百閉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

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
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
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
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
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常思其故讀史思
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
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
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
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

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
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
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
田承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欵此于伏人之道
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
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
行遠未之有悔也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

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
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余
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覘
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
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
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為殿帷
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
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抗慨嘆惜惜語
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奇之心焉

高宗另是
一篇
文粹作高
宗論

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
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翁
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
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
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
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
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
謂或有之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所
制外聚群不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
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慧見東方言
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
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
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
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
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
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欺叅以
義而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
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 二篇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
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
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
人之觀听而後多悔宦者刘承偕監刘悟軍
悟不堪其侮而言于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
后也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
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
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

舊刊別集稍異
宛丘集同此本

何必求動人之視听哉此度過人者也刘稹
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為多稹勢已穷蹙誼斬
稹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刘稹小子
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
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声以竦動
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
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
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
安心于其下其為慮盖已踈矣德裕惡牛僧

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
又搆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
之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
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
故一旦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言
為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
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與處蒙塞耳目是
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

又梓作明
皇論

害國之存亡若越人聞秦人之疾痛者曰我
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
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
付人以事而覘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
覘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
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
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
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
甫十餘年尽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

畧尽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
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
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
礮鉞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
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
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无
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竒在號皆明安危曉

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余竊怪五代之君
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
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
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
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
亦從而不振歟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
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
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
盖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独知禍之原在此

此句與後信尾
俱從別刻增
然可不增也

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
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
敬瑭必結契丹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
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若二人之見亦明矣使明宗與
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
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
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律耶
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
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

哭曰待國中入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
戎媪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
載將任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
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
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
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
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
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
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

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
故惟李穀獨有功
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有而不可為者獨患智不能用耳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論三

司馬相如賦時與其辭表有且無者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
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
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
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賦上林其終所陳
與東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
亦思秦矣起幸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

人之情唯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
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
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
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
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
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
如亦自以慕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克國

余讀趙克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

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
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
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
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
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
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為
微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
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
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

與敵聞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
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
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
道也克國救旱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
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勢而後振
之夫克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
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
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
強此西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

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
西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
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
頡利于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
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
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
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
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
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

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
取高麗猛將鏡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遂
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
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
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拔敵之時異
也勾踐与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
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
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
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衆至百計蹙取
也 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戰以謂此用兵之法

陳湯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

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

危徼幸生事夷狄而竒其功憤其為庸臣所

訛者則稱言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

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祭得劉向之論也夫

奮不顧身決計出竒以孤軍取單于之頭象

按舊刻別集與此多不同而此為簡淨必後未改定者也仍劉向之論四字為是

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
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
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
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
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
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
從而賞之愈于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
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

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
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允幾單
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
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
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仍著之
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
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廵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
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

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必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予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咲曰得秦王而寡人予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蕭何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

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仆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閨中用鮑生卻平之說而帝乃大說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

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
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
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
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
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
務以逆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
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
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
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

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
而喜亂恐其甚驕而逆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
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
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酈吉

酈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
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
譴責而丞相能其知見謂憂邊思戢夫吉之
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

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微幸
矣謂之真憂也思哉也可乎因微幸以得
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
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
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
以之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
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
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
豈獨憂也思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

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
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酈吉脫宣帝于
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歛
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
獨為酈丞相恨也

衛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
不足于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

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不為也司馬迂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于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顧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容顧不重耶

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巡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于持重遠見之

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乾勇者好之其明者未
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
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
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
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
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
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後^被獨稱大將軍以
折之彼其伏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
忌^青廣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王道

余觀王道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
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
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
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
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
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
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
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

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
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
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
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旧孫皓不肯俯
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
曰小國敢闢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
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内侮其弊也内之強
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尽勢窮則不亡何
則内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

未去則^取之也雖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
不可得東晉是也道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
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礼名勝設學校謹選
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
夷狄並起天下大乱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
刻深以畜功利起^情收蓄天下才勇之士
不畏劳苦徃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
也而道願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道之
意以謂限長江而与關洛交兵相元帝而与

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与夷狄馳逐比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為保國之計苟為後世不遯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凌夷甚弊之後此固道之深者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与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

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避尾之厲嗟
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
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
拋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
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
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
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
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
悲也夫

王鄭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
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
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以濟
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
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
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
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
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

之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
室卒薰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
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
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
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
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為姦者反依之
以為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
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黯
畏衛青畏其武汲黯畏其畏也夫世固有德

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
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
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
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
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
璣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
于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

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
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
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于死
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
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
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
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
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
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
起于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已
者宜若急惶情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
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
呼急惶情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
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
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
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

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
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
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
之畏愛曰吾將學舉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
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
曰不可以謂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于敗
乎夫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
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脊絕而死此
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

使迂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迂矣夫迂國
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
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
能定迂則其患將甚于安坐而待患歟蓋子
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
以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
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
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

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感矣夫宋襄公
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
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
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
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
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
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
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
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

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
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
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
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息而鄉
閭之閉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
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
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憇然而已

我彼誠以為事至于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
我惇惇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
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
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
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弑其
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
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也門人有以謂報
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
朝者吾之所戒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

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則怨之者
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
以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
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
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
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
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
魯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
乃其所以為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

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勉于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如必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以

求自便也不強為以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應侯論

范 應侯侯 范 睢改姓名為張祿相秦封應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睢困苦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

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游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頌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雖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

哉太史公不序雖事如此乃言雖之始見秦

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

何言之誤耶且雖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

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已之與王處密勢定

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戰之于

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櫻其鋒不

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

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

之聞之欣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

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
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
其為計如此萬一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
之何所不可而^一巡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
孝公以來操法絕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
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
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
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論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
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
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閑蓋凡所以養生者非
從事于公不可^可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
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起之
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
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
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道引
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

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
害有賤丈夫為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
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
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剴壯勇力倍于平時
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
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
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
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
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民而和

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
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
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
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
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
創以瘠肅其怠墮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
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
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天後世天下已定
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

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
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
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
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
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
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
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
何独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覩起之相楚
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
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
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
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
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
之不足以及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屬

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
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
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
以序位听改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
載書叙群臣而使之听改豈有所不可哉而
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
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
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
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

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与
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
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
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
楚明法中令指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
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
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首乃若是而不知
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
乘時一龍志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

悲 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蕭景西陸之特喜
 變其其誠以不亦且半與也皆士國變望以
 引與不計之百數西其每也皆美而亦味
 此當博難之國離未此之主而應亦抑之大
 楚即去也今能不忘之宜靈石新報遠昔夫
 新此子至不也莫之西國安也與然吳楚
 必于野之身非西其辭也奪夫以散臣否之
 夫樂辭又與之新者尔下必求安乎去西用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廿五蓋當博難也

說遺 說何 說化 說經 說愛 進誠明說

齋說上 齋說下

詩傳七篇 抑 采采 雲漢 卷高 西國語說

上文 游公 獻所 著 詩書 上部提舉書云首

上曾子固龍圖書 上唐暉判書 上黃判監書

代高記上彭器資書

晁太史補之墓志銘

後右史集補遺下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者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而已仁之為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為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

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
之所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為物也
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為資夫惟君子
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
小人可以為資也是故君子慎之而不敢少
肆於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下之所
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於君臣而
無見於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捨不肖則能
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於嫡庶

之分而無見於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
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於君
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
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
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
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於此而無
疑也則寧守其一以無失天下之常故道者
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為不可也而時
伐之以庶易嫡之為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

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
之所以為聖而世之姦凶所資之以為僭亂
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於放肆而無法
聖人憂之故一飲食一衣裳嘍歎步趨裾領
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
彼惟視天下如揉強伏猛一夕解殺則起而
為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
防闢戶徹閩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為道
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

故曰小人可以為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
士使之繇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
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樞也而小人之無
忌憚乃欲自冒於君子之樞則小人者可以
一日而啟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
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
仁義責之於躬行至於道則曰志於道而已

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於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於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繇之君子為之無難

而小人無所恃以為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為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為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其說說俗

天下之事其為物也微而為效也漸而深平
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為而國家之治亂興
亡常繇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
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
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
俗之不美故亂繇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
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為
其有所安也安生於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

者然後安之聖人知其然故隆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為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田捨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為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為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遠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

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於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於紛爭奮攘之中靡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霸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以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於禮何則天下之情繇安於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安之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

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
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
夜猜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於
犬羊視欺其上無異於紿寇讐視紛爭不寧
無異於床寢門閨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
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為是則
以其為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
縣分裂屠殺篡弒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
兄安於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

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
安於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
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於惡而
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
之時非無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
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
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為亂其將相大臣力征
盡討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遺黨餘種
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為諸侯然其後僭亂叛

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為之不安枕者百年
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皆亡何唐
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
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
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
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_之共怒而
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
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
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為柔懦

而無振故

田洪弘

正一效順自以謂能變兩河

舊俗然不須更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
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
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
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
之安危存亡而區區於末事細故者亦愚矣
周之俗安於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於詐
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於犯上僭逆
也故唐衰彼其安於義禮以夫凡可以為禮

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
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以為二者皆
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
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君
安於竊鉤者習而後能竊國欲人之無安於
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執事皆有位
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筦庫田野
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
罰生殺歛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
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
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
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卑郡縣之
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

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
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
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為人不在是也夫人之
所以為人其精神為之主而肢體為之物精
神清明而後其身為用如其神眊然而蒙昏
則其身雖完而不為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
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
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於四方
而主治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

身之方而自出候此有錯誤

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
龍袞執冒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
此不足以恃為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視總
干而立此不足恃以為武也燕私房闈之好
淫僻安藝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
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
譬之土偶人未有為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
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於修身且夫
宗祖恣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

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
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
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愧
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於
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
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
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袞執冒大輅鸞旂也天
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
趨乘矚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

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
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為而自然候惟
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
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
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
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為吾
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
修身治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
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

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睨而射之
滅矢飲羽下視矧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
夫射一也而中否異何也所為射之心不同
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
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為少止
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
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
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
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
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使人遷善遠
罪也宜緩於鞭笞刑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
堯舜繇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未嘗有心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於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於一人之私好故為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於一

人之私怒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人
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於世而陰
消天下姦邪詭偽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
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
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
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
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
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姦邪
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為上皆至公大正取

天下之好惡以為己之取合則必得善惡之
實而姦偽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
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為詭
辨而可惑其為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
便以附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
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
不得忘於世之人苟槩之以天下之常道則
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興也必自乎上之
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

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
之庖皆善羊也而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
集於嗜瘠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
夫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
好不可以偽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僻怪
不常而不可以常味曉也故曰冒而欺焉是
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為也惟夫經不
正則好惡不通於天下之衆故庶民廢而奸

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為正克用常人
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
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繇喪也昔唐
文宗成其辱決意於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
自禍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
庸不足與圖事意天下之竒才必出於常人
用意之外故視其姦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
天下之常理為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
至也而無益於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

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而已矣

說愛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使我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為讐違乎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於身乎天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臭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於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於久壽而若急於飲食男

女之際者乎使勉於益生之道如進其所甚
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
為愛生亦不足為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柰
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
也而日夜之所為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
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於疾
病痛苦而死則樂趨而不悔聞擊刑戮一旦
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
也夫聞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

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君子
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為賢與君子也信止所
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為君子
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
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
可其石而深惡其左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
投其金於田里之人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
金者或公矣

中庸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為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

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為之謂也情偽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々而不息則明々而不息則動々而不息則化々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

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為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論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齊說上

先王之為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
庶幾以為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
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
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
者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
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於私其誠
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
其為物也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

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私
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
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
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
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
下之亶亶皆不能出於吾必使還吾之初而
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為者蓋聖人之於祭
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於
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
發其虛明之天質者是故謹戒靜肅使夫
亂吾心者一不至於吾前故靜久則虛、極
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
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唯揚雄知
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
余於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

下其居齋以嚴其戒未盡也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亶亶日夜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

同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於天者無纖毫為
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
地廣至於萬物至曠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
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
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闕其動靜推是道於
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
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於孝也篤於誠而盡
於禮設之以稻梁庶羞以達其欲求之於陰
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為未盡而思所

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為齋戒之義還
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而求物之隱
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
祭之道極矣

抑傳

昔者厲王之為惡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強禦在位，培克在服，包休於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威儀先儒曰：抑，密也。夫踈則為見，有進之道密則為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為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李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

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於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於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惟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迴適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

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艾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惟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疾在此矣故曰亦惟斯

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芘之棫
樸不廢於薪樵故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分
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
昧而不顯諂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
其才故大至於成人幼至於小子久至於古
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
而王業成其後世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
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
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

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宣以之興則人才之興
廢者天下之治亂也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
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
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
王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
焉則實在於人才奈何為是戾而使靡哲不
愚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
勸^王而不息穆而無間其法象之著見
於其上倬然如雲漢之昭回於天宣王之作

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有常德
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才人
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
之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
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為愚
者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探其
本以為將使無競惟人者乃在於有覺德行
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
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王之小

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為然猶未傷夫大善
也而武公既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
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
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於明者人
之所易也無愧於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
既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於苟則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不愧於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
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
夫無言不酬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

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於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於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謂施美而報惡於此者是以童為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苒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溫、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溫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於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芟彼桑柔至亂况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於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於前則

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為本也四牡騤
騤旂旒有。而亂益生國益泯生民益不得
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
動作也而人竊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
卹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
而職為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下
之可憂卹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
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
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

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
可憂卹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柔桑
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
愴亦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憂
卹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
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土大小內外並亂
矣故告王以是憂卹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
諸侯至於大夫士皆爵也宜為公卿者爵之
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

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
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
者養才為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為先而任賢
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
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己以聽
之而使之有為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
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汨抑陷
敗之使之自以為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莽云
不逮則哲謀肅艾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

尚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為政於上而稼穡
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為重穀哉先
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
君子之養而後為務農哉厲王不知為治之
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
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惟寶一之矣力民代
食未必好也代食惟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
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
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日勞而無功故雖寶

稼穡好力民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
蟲賊並作而卒瘁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
此蟲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
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
播告而不匿叅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為未
也又考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
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徇偏見而使臧者從
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
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

卒狂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至覆俾我悖者所
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
能養才官人任賢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
師及之則兵非所憂卹也蹻王王之造則動
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宇版章則國都非所憂
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餽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
詩美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
政任賢於上而使民務稼穡於下者本也親

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
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
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興之而
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
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
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
賢故芮伯之明反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
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
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

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
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
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
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於有喜則害甚矣是
顧是復與顧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
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
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愚亦
惟斯疾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可知也蕩曰
曾是培克曾是在服則惟彼忍心是顧是復

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
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
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甸之言
均也十日為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
周徧故旬為均莽云不逮與莫予莽蜂之莽
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
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
攘戎狄內征諸侯則非財用足師眾集有所
不能也當早暵大甚饑饉薦至^則田萊多荒非
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眾
也故序詩者於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
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諸
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

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
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已而知懼變出於天而
修身非夫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
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於內
則良士去於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
能自強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內有康
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
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慮患深責已重其詩曰
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

臻卒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夫大亂困絕而
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
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遯致去
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
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
乏出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
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所憂遂至於
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遊遯之志嗚
呼非慮患深責已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

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序以為側身修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於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曾是不効而早曠若是其不可沮止為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祈於鬼神也在已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非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

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於善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於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於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已者也推無所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篤於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於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也知祈乎此而報於彼而已其誠篤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

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
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豈不過哉蓋因
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
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
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
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
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
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上所為側身修
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於此

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棧樸
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言
為章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
則曰昭回於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
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於上帝后
稷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
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
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群公先正而切
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

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為不我助也

崧高傳

崧高之所序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
奕之所序止於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
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
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
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於褒賞
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宣
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

不能有國矣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
連禍而况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褒
賞申伯為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
侯為可善也天下出於大亂衰微之後而宣
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
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
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
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
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為樂其始治而好

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饑者
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饑
渴之害也是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
之所稱止於申伯蓋褒賞之事止於申伯而
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
賢者而所稱止於惟申及甫何也蓋申甫得
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崧嶽者之後故也四國
于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
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

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
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
國為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
蓋四國比四方為內而比京師為外蓋京師
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操此萬邦
聞於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
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操之可知
也王錫申伯四牡騶、鈞膺濯、路車乘馬
叙其物止於如此而韓奕所序自淑旂綏章

簞篚錯衡玄衮赤舄鈞膺鏤錫鞞鞞淺幘倕
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於錫
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嵩方言能
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於
畧也柔者嫌於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為
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
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為無撓也蒸民
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
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

嫌於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
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
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
所叙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
一人之辭而其及於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
甫文武之得者德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
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
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

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
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專於召虎常
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
而不專於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
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於上夫六
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於
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
於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
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德逮黎庶也蓋

自大而下之至於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
之至於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為事則同而作
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繇一
人之善而及征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
蒸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於能
錫命蒸民雖美仲山甫而主於任賢使能何
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詞及宣王而三篇
之詞皆主於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
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討鋪

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
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
之濯以滌其汙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為
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
者指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為言蓋
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
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為言而南土
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
罪也所伐之方則惠伯^省之予其民也文武受

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
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於南海
則蓋禦侮啟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
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
爾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鹵行禮之酒也
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
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於文人而終曰矢其
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為天下
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為常討亂禦侮
而後武事舉故武為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
事則其武也未常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
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
為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
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

然因以為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
在下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而次以明、
赫、示之顯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
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
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
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
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
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
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

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正奮厥武如震如
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
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
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
後實也吾陣至於淮瀆則敵逼於水矣此所
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以有飛鳥
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
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
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尚神速

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
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為固
也徐方繹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
濱則乘地利也王旅嘽々所謂以逸待勞也
有飛鳥之舉者善超高也有積水之洋善守
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
部伍也縣々為弱外誘敵也翼々為飭內謹
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
馭之有術不為小仁末義以陷人於死蓋明

耻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
不禽二毛為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之播種而文武之興繇於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叙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於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寧非獨能陟降招
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
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美而歸周矣內則有
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
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
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為宮室也其
始斂聚眾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
材集矣土積矣於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
為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

工也故工為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
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為重后稷先
公之造始種德相承不替以成文武之業則
譬之為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
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於是招合天下之
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為
周譬之為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
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
之際而未及於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

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
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
立而為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為重矣於文王
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
於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
叙文王之事首於晏群臣嘉賓則言其於多
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於群
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
棧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緜稱太王以及文

王之烈則止於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
臣之所以為用者具真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
本於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
文王之事於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
公之事於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
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
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六世何也不顯言其
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
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

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賢不才不齊也而况於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於世有顯德者所以為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為善矣而况於多士皆美乎故士之美者可致也至於多士皆美所以為難也然則文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又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

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於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棄於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

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為大惟文王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丘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為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者丘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丘明採擇綴緝於其間故國語之言繁而丘明之文約計丘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後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語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

上文潞獻公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
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
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
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
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
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
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

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
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
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
夫情動於中而無偽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
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
畜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
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
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取古
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

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
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
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
樂章大者為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
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
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
間變制異技竒言詭述不可勝紀其間卓然
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々藉々皆不足道
而違情拂志之作往々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

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
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
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
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
於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
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之心之所感發亦竊
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
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
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

布實於夏淒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
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
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
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
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為
有所不能

止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
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
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於所
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
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
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為用才全
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
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

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人莫得
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
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
以齊興子王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
畧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
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之而終亦不
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
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
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

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
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
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
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
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
故為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

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

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

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

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

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

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

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

其

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

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折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又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
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
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
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
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
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
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
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

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

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竒邁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過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生平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

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
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
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
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往於道德滅裂之
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
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
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
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
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

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一興起而廬
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
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
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
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
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
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
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
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

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
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變嗚呼
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
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
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
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
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
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
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
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

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
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
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
貴者止於自安一竊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
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
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
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
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
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

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
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
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
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踈遠之士則士
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
竒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
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
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
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

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
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
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
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
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
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
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
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馬不疑蓋嘗竊
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

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
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
夫如前三君子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
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
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
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
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卷二 上 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
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
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
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偽者莫近於老莊
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
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為其術必棄仁義禮
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
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

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擯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為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為道德之論者本於

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無耳亦無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為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業者未始非道德性命

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於我兩宜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歟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

子之道之為全也

代高阮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體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未禮之不修皇天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竒商

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耻忘其君
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
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
進而不耻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
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污辱若是
其不知耻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
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
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
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

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
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
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
甚污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
分也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後不能譜其世
國初為清豐人真宗皇帝時有諱迴者為翰
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鉅野
迴之子諱宗慤為叅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
而生公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者為皇曾
祖諱仲偃尚書員外郎即為皇祖考公諱補
之字無咎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

大夫者為皇考

庫部

者

諱端友贈左朝散

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於常州學宮安國

名重天下於後進少許可一見公大竒之公
從祖考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
山川之秀異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
端明蘓公軾通判杭州蜀人悅杭之美而思
有賦焉公謁見蘓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
可以閣筆矣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
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
與公交由此公名籍甚於士大夫間舉進士
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詞近世未有

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
浮靡於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召

試學士時試者累百而所取者五人公中其
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

又為衛州教授

即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除
秘書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秘
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
淮南理逋欠公辨其奸事既決一府不敢欺
召為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官

制檢討官於是公為秘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恬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群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因宴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為無警歲飢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公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為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為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塋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

撓之既至境按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人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稅中途丁母憂毀瘠幾不勝喪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今上即位遷簽書武寧軍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為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遜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

復留以為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為姦有嶺外尉捕獲盜入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窘甚詣公懇之公憫然曰當奏即為上之七日而得遷官於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為鳩材既集則為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為畫像立祠後知湖州其治

如河中又徙知密州尤用前政累遷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因得管勾江州太平觀又改西京崇福宮又改南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為人所敬而尤好陶淵明之為人其居室廬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用近制詣部授知遠州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卒年五十八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為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楊雄

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

促駕而乃

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竒卓出于天性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以來蓋不足道也
有集若干卷性剛直果敢勇于為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為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為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愠也公既于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于陰陽

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往先言之夕有大星殞于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公也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以為未至學於佛而求之于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止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為公似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尚幼有文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塋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來與公兄

孤來乞銘

曰矯矯家令以身殉國

凜凜無咎繼起有赫束髮墳

白首翰墨追

古作者蹈藉陵躒氣戛星斗韻金石不施

于邦祇有藻澤人一之雄易千百我原其

文惟質之淳孝愛忠信公及鄉人是獨何虧

一仆莫振車堅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而

嗚呼無咎萬世之聞

